



飄渺的夢

飄渺的夢

北京的冬天，是何等的淒涼呢！冷的風不時衝碰你的窗戶，怒叫着要進來，破的窗紙，便嘶嘶地哀號。這時你爐裏的火雖然很旺，但身子仍然寒噤，手足仍然冰冷，你便拋了書，湊近火爐，想要烤熱自己。然而凍凝的空氣又常常從遠處送來一兩聲沈悶的大吠，或者是不知賣什麼東西的小販淒厲曳長的呼喚，使你的心更覺得淒冷。這時候若是你要免掉寂寞，祇有邀幾個朋友閑談，圍爐閑談，你的心便可以不去注意外面的環境，暫時忘掉寒冷同淒涼。

正是大風振撼着一切的晚上，我拋下書本，因為再不能讀

下去了，便走到朋友的房裏去談天。我們最先談到天氣的凜冽，都回憶着故鄉溫和明靜的春天。漸漸談到戀愛的問題。坐中C君性的經驗很多，說着他自己的舊事。我只是靜靜的坐着，畔近火爐，想要烤熱我的身和手。忽然S向我說，T君，我們中間算你的年紀最輕，又沒有結婚，也有你的戀愛故事麼？說出來給大家聽聽。我沒有回答他；使人依戀的童年的回憶充滿了我的心，我却不能說出牠們來。

晚上就寢的時候，拿出我的日記本子來想記一點什麼，但是我的心被往事所盤據，我的筆能夠在白的紙上寫下：『只是稚子的愛與憎而已！然而已經使我生命的樹生了一個新枝，稚弱的心上加上一層新的深刻了……』

樹枝的怒號同窗紙的哀嘶使我不寐，不知賣什麼東西的小

販的淒厲曳長的聲音漸漸沉沒在凍凝的空氣裏，狗子也寒噤着。我的脚漸漸縮上，不敢向冷的被伸去。噯，這冷清的冬夜，只有回憶；瑣屑的孩子氣的回憶充滿了我的心。

下面是往事中的幾葉，圖畫般藏在我的心裏，現在就從心頭移向紙上罷，再來回憶時，也許不致那麼使人迷惑，那麼惆恍，那麼追尋無着。——在這淒涼的冬夜，我不能再睡，拿我心上深刻着的痕跡，一筆筆記下來罷，然而筆和墨是人們最笨的工器，又怎麼能夠把飄渺靈幻的往事記下來呢？也不過聊勝於無罷了！

＊

＊

＊

學校裏的暑期試驗已經完畢，同學們大半走了；學校裏頓現冷落，自修室裏凌亂的殘紙，寢室裏空的牀鋪，處處觸目。

我等不到家中來接的人，不能再耐，便約幾個同學一塊兒回去。從學校到我家縣城要經過四五點鐘的火車，而我家隔城有二十里左右。上午十一點鐘，我同小朋友志達容亭同到火車站上去，那時政局不大平靜，通行的車輛很少，我們得不到客車，都靠着行李坐在敞的貨車裏，風吹着一陣陣黑煙，把牠夾着的煤灰落下，我們穿的白制服，都變爲暗灰色了。天氣很熱，曝在烈日之下，都覺得十分不適，我又有暈車的毛病，弄得半途嘔吐，幸好路程不久，下午三點鐘便已到了。容亭年紀同我差不多，今年十三歲，他家住在城裏，一路上招呼我，又約到他家稍微休息，喫過飯以後，他要我住一兩天再回去，說：『你路上病了，天氣又熱，何不憇憇再走？』『我祇是暈車，到岸便好了的。以後有什麼機會，你寫信給我，我一定到

你家來罷。』其實我心裏有必需急於回去的原因，——哥哥一個多月前，新娶了嫂嫂，聽說嫂嫂讀過書，程度很好，我却因試驗近了，不得回去，心裏十分着急。所以雖然好朋友留我，也不願意停留，他家裏爲我雇了一輛獨輪土車，我和行李一塊兒坐着回去了。

到家時差不多黃昏了，我見過了父親同繼母，便立刻跑到新嫂嫂的房裏。——哥哥沒有在家——他在城裏辦事，大約每星期歸家一次——嫂嫂坐在窗前看書，我進去對她行了禮，叫了一聲嫂嫂，她立起來回了我的禮，很和藹地叫我坐下，替我泡了一杯茶，又拿了一些點心。那時天色已晚，房裏的光線不大充足，又因爲是初會面，我沒有十分看清她的容貌，但是覺得很和藹可親；她說話的聲音也溫柔圓潤，好像對於我有種吸引的

力，不，不如說是一種輕輕壓迫在我心頭的力。我總覺得有點
腼腆害羞——其實我並沒有見人羞怯的習慣，今天却不知是什麼
緣故——呼吸覺得微微有點急促，但是這個她一定沒有曉得。她
問我怎麼不等家裏的人去接便回來了，路上受了熱沒有。『我
等家裏的人不見來，是同兩個朋友一塊回來的，路上倒沒有受
熱，却有點暈車，不過到岸也就好了。』我緩緩的回答說。『你
走城裏來在什麼地方雇的車？』『一個朋友家代我雇的。』
『隨後她又問了一些關於學校裏的事情，我一一都回答了，她，
直到女傭請喫飯的時候，我才告辭出來。』

晚上我在父親的房裏坐了一會，他也問了一些學校裏的情
形同半年來的成績；但是父親態度同言語，怎麼一年比一年不
同了呢？從前我是他鍾愛的小兒子，現在不知為什麼不大喜歡

我了！我坐了不久，祇推說走倦了便回到自己一間小小的房子去睡，其實我那里能夠睡着：房子裏靜悄悄的，沒有聽見就寢的鈴響，也沒有聽見小朋友的笑語聲，使我非常孤寂，而且有許多新的事情要想。家裏好像添了幾分生氣；我繼母待我頗冷淡，我也同樣的對她；哥哥又不大在家，所以我往日總是極不願意住在家裏。這次回來，門前同我的白制服一樣灰黑的牆壁已經粉刷一番，家裏陰陳古舊的神龕也煥然一新，而且堂前粘的紅對子尙沒有褪色，一切都現出新鮮的顏色迎我；而且現在我可以有一個同我親熱的人了。我雖然剛同嫂嫂會了一面，而她那和藹的面容同溫柔的言詞使我像同她會了若干次很熟的一般；但是，我又覺得有點羞怯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……

第二天哥哥從城裏回來了。我知道他要回來，便遠遠的到

外面去迎接。他不料我回來的這麼快，見面時，只說了一句『你又長了許多了，』隨即緊握着我的手，一同走進來。

我又在哥哥房裏坐着，他告訴我，『我本打算親自來接你的，公司裏忽然發生一點事故便牽住了。』『這也沒有什麼，』我說，『我自己會走的。學校裏派的校役爲我們買了票。』哥哥又笑着對我說：『雖然在暑假期間，也不要把功課拋生了，我不在家，你有什麼不懂，你筠嫂——以後你只叫她筠嫂罷——程度很好，儘可以問她，她沒有不告訴你的。』我心裏很喜歡，便說，『只要筠嫂肯告訴我就好了。』筠嫂微微笑着，我和道她並沒有拒絕我。

門前池畔，綠蔭的底下，我同哥哥坐着釣魚。投下釣餌，便靜看着浮子。不一會我的浮子動了，我用力一提，魚沒釣

着，倒把鈎子繞在樹枝上了。『你還是這麼急性，』哥哥一面笑着說，一面忙替我設法解下鈎鈎；『你要等魚吞下鈎鈎，才輕輕一提。這時魚不過來嘗試的，沒有認真吞食，你冒失一提，怪不得撲個空。』哥哥說。

『二少爺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』我正釣着魚，不防後面有人，幾乎沒有嚇一跳，回首看時，却是陳老爹來了。『你好，陳老爹，我昨天剛回來的。』陳老爹是我家的佃戶，人極和氣會講故事，又常常送我們一些玉米豆子之類的；可是今天看見他眉頭不展，像有什麼不快活的事情，便也不去糾纏他。『老爹，今年的收成何如？』哥哥說。『不好！打苞的時候發了東風，白穀子很多，今天特來請少爺老爺去看禾的。』他說完便走了。

晚飯的時節，父親說：『陳老爹真討厭，今年雨水很好，怎麼也來請讓租，要我去看禾！』但是我心裏想，陳老爹很老實，決不說誑話的，而且我來的時候，看見田裏沒有低頭的禾線確是不少，便說，『今年的白穀子本多。』父親望了我一眼，我便低下頭去喫飯，沒有再說別的了。

＊

＊

＊

酷熱綿長的夏日，暖風微微吹着，倦蟬繼續的繼續的唱着惟一單調的歌，使人總覺得酥倦，想要午睡。這時候，我耐不住家中的寂寞，每每不顧中午的太陽，常常向外面走去。有時候在樹蔭下乘涼，有時候也走到莊戶人家去，或者是徘徊在禾穗垂垂的道旁。也曾獨自釣魚，但我不大會釣，往往半天得不到一個，甚至於弄壞了鈎子，總是掃興，不如出去走走的好。

有一天我拿着父親的手杖出去了。在左近的竹林裏盤桓了一會，覺得平常走的道路都有些討厭了，便從竹林後面走去，不到半里，遇着一帶小山。我爬上小山，回頭便望見我家的屋頂微露在竹枝稀處。展望片時，又順着小山走下，轉過山脚，便有一口池塘，大部份被野生的荷葉長滿了。紅的白的荷花正開着。一陣微風從隴間吹來，夾着荷花的香氣，走路的暑熱全都消了，我忽然有一種想摘荷花的欲望。我穿着鞋襪，不便下水，用手杖試了幾次，也不得到手，正在着急，忽然陳老爹的兒子小七在後面喊道：『你要摘荷花嗎，二少爺？我來帮你摘罷。』小七僅穿了一件短褲，頭上戴了箬笠葉子的斗篷。走過來把肩着的鋤頭放下，便下水去爲我摘了三朵荷花。他上來的時候對我說，『少爺你快回去；看那頂上的一朵黑雲，說不定

就要下雨哩。』

我抬頭一看，果然黑雲將遮着太陽了。才下得小山，忽然風足，太陽立刻藏在黑雲的大衣裏了，我心裏發慌，步子更加緊，究竟還沒有走得一半，大顆粒的雨追上我了。

我到得家時，渾身已經透濕；繼母看見我狼狽的樣子，狠狠的望了我一眼，也不理我——她忽然望見我拿的手杖，便罵：『定要把爹的手杖弄斷了才算的，唉！你這……』我沒有等她說完，便衝向房裏走啦。

走進房裏我賭氣拿蓮花中一枝白的撕碎丟了。剛自己解開濕的扣扭，筠嫂拿着一身汗衣褲進來說：『你到那處去來？雨下得這麼快，怪不得你淋濕一身；快換，莫要着了涼！我替你拿雙鞋來。』她立刻又出去了，我急忙換好衣服，心裏知道筠

嫂爲我做了雙新鞋，不覺微微喜歡，果然她又進來，手裏拿着剛做好的新鞋，『弟弟，穿好快出來喫飯。』

找着瓶子，插好花，我在自己房裏放下一枝，其餘的一枝送到筠嫂房裏，說：『這是多謝你的鞋子送的。』她沒說什麼，笑了一笑，我彷彿得到我送花的報酬了。

雖然平常我並不大留心身上穿的，但這次確是例外。筠嫂送我的鞋子，我穿上覺得非常舒服，便也十分愛惜，因此好久不大出去走。晝閒人靜的下午，清涼的夜晚，我一人坐得無聊時，總是找筠嫂爲我講書。有時我要求她講故事，她也不拒絕。她講的故事，大半我曾經在學校裏聽見講過的，然而我並不厭倦，反倒一字一句聽的十分留心，生怕疏忽了什麼。我又很注意她的聲音同言語的態度，這些都奇怪地誘引我；然而，

也許是怕她覺得罷，我從沒有呆呆地看過她一次。

園裏的玉米新熟，筠嫂說要去看看，下午快要落日的時候，我洗了澡：便邀她一塊去。近來我很歡喜在她房裏坐——我知道她並不討厭我的——也喜歡同她到園裏或房邊散步，要她告訴我田園的一些知識。我們到了園裏，菜畦邊一人多高的玉米果然已熟，她先摘兩個給我拿着，又看長工灌了一回新種的菜，我忽然說：『今天禮拜六，哥哥一定回來的，我們接去。』我們便從園子後面一直繞到門前。

太陽銜着半邊山了，斜斜的紅光映得池水十分輝煌。筠嫂傍着池側柳樹站立，一手攀着垂綠的長條，一手理她微亂的鬢髮。我默默地立在她後面，看着斜陽射在她的身上，單薄的白色衣裳更加光潔，半被短髮覆着的耳輪映得通紅，我心裏忽然

感覺到莫明其妙的莊嚴和愛慕。——忽然，被飛鳥驚擾的鳴蟬大聲嚷叫，我大喫一驚，再看時，哥哥從左邊的路上回來了。

＊

＊

＊

因為受了軍事的影響，我讀書的高等小學停頓了，而時間又已很遲，我因此不能入學校，在鄉間的家裏閒逛。有一次我接到容亭的信，方知他也留滯在家裏。他說我們倆很久沒有會面，很希望我能夠到他家裏去。我拿着他的信去向父親要求許我進城；父親倒也沒有說什麼，繼母阻止我說：『走到人家去做什麼？在家裏鬧還不夠，要去打攪人家！』父親說，『他們小朋友，不妨的。』我沒有等繼母再說話便走了。

到筠嫂房裏，我告訴她要到城裏去，她把哥哥用的一個小提包給我裝上一身襯衣同手巾等，臨走時又給了我些錢。

我在容亭家裏住了兩天，同他到我哥哥那里玩了一次，差不多城裏通走遍了，我約他過幾時也到鄉間去玩，便回家去。在他家的第二天早上，我剛起來嗽口，一個婦人從旁邊經過，我祇看見她白色適合的背影，幾乎喊出來了。忽然覺悟並沒有在自己的家裏，那並不是我的筠嫂，趕急把吐到唇邊的字嚥下去。

在回家的路上遇着小七，說他的爸爸病幾天了，我想去看他，便叫推車的先回去。陳老爹的家我是到過的，隔我屋不遠。這次到他家裏，看見房子同陳老爹都老舊的多，一條條掛着的陽塵——滿粘着灰塵的蛛絲——更懸的密，一床黃黑色的蚊帳也破了。我見他睡在破舊的床上，似乎格外覺的他額上的皺紋加多，鬍子亂而且長。臨走時節我把容亭送我的點心轉送